

“七一”特别策划·永恒的初心 ②

兵出南泥湾，他们去哪儿了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

在“时代楷模”张富清老人的记忆里，许多往事或许渐渐模糊，但他将自己入伍时的部队番号一直铭记在心——

“我是359旅71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。”这是老英雄最引以为傲的身份。

因为一位老兵，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那支曾经名扬天下的部队——359旅。

说起359旅，人们很容易想到南泥湾大生产运动。78年前，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最艰难的时候，这支部队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，一边练兵打仗，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将延安的南泥湾变成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。

后来，在人们的视线里，这支部队似乎神秘地消失了。

搜索资料，追寻现场，这支部队的足迹渐渐清晰——

70年前，这支部队解放大西北、进驻新疆，一手拿枪、一手拿镐，在天山南北开始了又一次大生产运动。

66年前，这支部队的将士集体转业，曾经的战斗英雄脱下军装，变成了田间地头的劳动模范。

50多年前，这支部队在塔里木河两岸开垦出数百万亩良田，将天山以南的

荒原变成了新的“南泥湾”。

17年前，这支部队在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中，建成一座名叫阿拉尔的魅力新城。这座2002年才挂牌的年轻城市有个很长的名字—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。

这座城市有很多靓丽名片：中国离沙漠最近的城市、丝绸之路必经地、中国最大的优质棉基地……但它最闪亮的精神名片依然是“359旅传承地”。

阿拉尔市的359旅屯垦纪念馆，像家谱一样记录着这支部队的传奇履历——“生在井冈山，长在南泥湾。

转战数万里，屯垦在天山。”

“让沙漠退步，把江河驯服，将山川变绿，使百业繁荣。”这是这支部队进疆时的壮志，也是这支部队留在边疆的初心。

“兵出南泥湾，威猛不可挡。身经千百战，高歌进新疆。”

一声令下，这支部队把脚落在了新疆，把最能吃苦、最能战斗的部队，留在了最艰苦的地方。

世界上还没有一支部队像他们这样，承担着如此特殊的使命：扛枪打仗，是为人民；生产建设，也是为人民。

兵出南泥湾之后，他们一边护卫边疆安宁，一边建设开发，用全部的心血把边疆建成了故乡，为塔里木带来了繁荣。

600359——在跌跌撞撞的中国股市晴雨表上，许多股民都知道这个股票代码，但鲜有人知道这串数字背后的含义。“600”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代码，“359”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直属企业向359旅的深情致敬。

多年后，一位359旅的老战士回忆道：“我们的前半生为解放大西北，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；我们的后半生为开发塔里木，披荆斩棘，死而后已。”

70多年前，毛主席在延安为359旅烈士纪念碑题下这样的碑文：热爱人民，真诚地为人民服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人民军队用坚决听从号令的行动，写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
这串充满艰辛与荣耀的历史足迹，属于359旅的每一位将士和359旅的每一名传人，也印证着一支部队的初心。

记者手记



第521期

从南泥湾到阿拉尔，记者寻访“时代楷模”张富清的战友们——

359旅：永不磨灭的番号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 卫雨桦 程雪 特约记者 王传峰

特稿

时间的风沙，把战士雕刻成了农民

有时候，遥远需要用脚步才能真切体会。

在西部的辽阔土地上，记者一直奔波在路上：先沿着河西走廊乘坐一夜火车，抵达新疆乌鲁木齐，再换乘飞机向西南穿越一千多公里到达阿克苏，而后再经由高速公路奔驰近2小时，才抵达天山南麓阿拉尔市的金银川镇。

很难想象，多年前，359旅的大多数官兵是用脚丈量出这么远的距离。

坐火车，乘飞机，换汽车……多年后的今天，记者一路追寻着这支部队的足迹。

这个坐落在戈壁绿洲怀抱中的军垦小镇，全称是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金银川镇”。在小镇的南泥湾小区，记者见到了95岁的白玉伦老人。

“我是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1营机枪连的战士。”老人用颤抖、有力的声音告诉记者——他是359旅的兵。

老人说的是地道的陕北方言。70多年前，他从延安参军入伍，一路跟随359旅，最后落脚在新疆，再也没有离开。

70多年过去，时光在老人的脸上留下沟沟壑壑，戈壁的风沙将他曾经高大强壮的身躯吹得干瘦如柴。

当洁白的长绒棉开遍金银川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能够想到，那个步履蹒跚行走在田野边的拐杖老者，曾是这块土地的拓荒者？

又有谁能想到，那个头戴宽边草帽、手摇蒲扇的纳凉老人，年轻时曾是勇猛的战斗英雄？

时间的风沙，已经把战士雕刻成了农民。在人们的视线中，这个沧桑的老人再平凡不过，平凡得看不出他曾经在战场上冲锋的样貌。

多年前经历过的枪林弹雨，仿佛已经湮没在岁月中。

老人的儿子拿出一页泛黄的薄薄信纸。“四枚奖章，以示我在有生之年的唯一留念，并代表我一生的经历和光荣。”老人在20年前就立下遗嘱，至今未做更改。

纸上蓝色墨水的味道早已消散，短短数百文字里，老人分配了自己最宝贵的“财产”——

4枚奖章，膝下四子，刚好一人一枚；4本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证书，4个孙子孙女，一人一本。

白玉伦的4枚奖章，串联起这名359旅老兵大半生的经历，也串联起他所在部队的英雄足迹。

白玉伦到359旅时，已经是1947年。他没有赶上这支部队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

在阿拉尔市的359旅屯垦纪念馆，记者从一幅幅老照片中，找到了359旅在南泥湾留下的那段传奇岁月。

1944年的夏秋之交，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南泥湾一片火热。美国摄影师哈里森·福尔曼来到这里，用镜头记录了359旅官兵边战斗边生产的场景——

一代战将王震和官兵们一起在田埂上席地而坐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。

艰苦创业时代的笑容最有感染力。在那个理想高扬的年代，将士们的笑由心底生出。即便是失去手臂的战士，仍笑得那么开怀……

在359旅，谁身上没有战火留下的



图①：矗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中心的359纪念碑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。贾广宇摄

图②：1953年，即将集体转业的战士们垦荒生产。

图③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新城。

图②图③由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提供

当年那群年轻军人的后代，已成为这里的新主人

在茫茫的沙漠边缘，突然出现一座葱郁的绿洲。绿洲之上，是一座年轻的城市。

市中心，高大的359纪念碑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起点，也是这座城市回望历史的起点。

站在中心广场放眼望去，孩子们在喷泉中欢快舞蹈，一栋栋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建筑，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。

这座年轻的军垦新城如此美丽又充满生机，艾青写给石河子那首《年轻的城》似乎就在眼前——

我到过许多地方  
数这座城市最年轻  
它是这样漂亮  
令人一见倾心  
不是瀚海楼榭  
不是蓬莱仙境  
它的一草一木  
都由血汗凝成  
……

第一师阿拉尔市，就是359旅的将士和传人们积聚几十年血汗的最大“战果”。

托木尔峰脚下，兵团万亩优质牧场出产的乳制品被冠以359旅之名。

天山南麓的大片枣园里，兵团挂满枝头的大红枣将以359旅这一品牌推广。

塔里木河北岸的绿洲上，一所名为359旅的小学里，阵阵《南泥湾》的歌声，飘荡在这座充满活力的边疆新城里。

此时此刻，记者真正感受到，359旅这个永不磨灭的番号，已经铭刻在一座城市的记忆里，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脉动中。

“359旅像一颗种子，播撒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从这片盐碱地上破土而出，生根发芽。”在359旅屯垦纪念馆的入口处，年轻的讲解员金晓琳迎来了又一批参观人员。

几年前，甘肃姑娘金晓琳还在塔里木大学读书时，并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留在这座城市，并且成为最熟悉这座城市的人。

兵团的孩子们从小就听着359旅的故事长大，那些陌生但并不遥远的往事触碰着他们每个人的内心。

高云飞是一名“兵团三代”，他常听爷爷讲：“两手空空，白手起家。只要肯干，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”

2016年，在内地读完大学后，高云飞回到了阿拉尔市金银川镇，现在是一团中学的语文教师。今年6月，他送走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。从高一到高三，他在语文课上一遍遍地讲着兵团的历史。

每年9月底，弯着腰在洁白的棉田中采棉花，是一代兵团子弟记忆中最深刻的社会实践。如今，手工采棉已经被机械化采棉取代。不过，在一团中学崭新的教学楼旁，又开辟了一块块田地。学生们在这里学会播种，迎接收获。

傍晚，一团中学放学了，寂静的校门口突然变得热闹起来。孩子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学楼，兴奋地谈论着几天后就要到来的中考。

他们是这座城镇新的主人，也是当年来到这里的那群年轻军人的后代。

他们享受着父辈创造出来的生活，也将从这里走出去，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伤疤？谁没有落下艰辛劳作的伤痕？无论是战场拼杀，还是田间劳动，每一种伤痕都是伴随他们一生的无形勋章。

白玉伦老人手捧那枚已有锈迹的“解放西北纪念章”，眼睛湿润了：“我是1948年2月在瓦子街战役中火线入党的，我的人党介绍人是3排副排长，姓张，河南人。”

在金银川镇718团屯垦纪念馆里，讲解员并筱琳把记者带到了一幅名为《解放酒泉 进军新疆》的老照片前。

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，白玉伦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新疆的命令。

白玉伦随部队翻越祁连山，受重伤摔掉了，一路拽着骡子尾巴，拄着炊事班的擀面棍，到达了酒泉。

1949年10月1日，酒泉的广场上，359旅718团的官兵们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千人大会。

看着照片上密密麻麻的身影，并筱琳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不知道我的爷爷是不是也在这些小黑点当中。”

在这些小黑点中，找不到那位姓张的副排长，他已经牺牲了。

在这些小黑点中，找不到2营战士张富清的身影。他的连队在急行军，要2天后才能到达酒泉。

在这些小黑点中，也找不到1营战士白玉伦的身影。那天，白玉伦和战友们住在山村的一间土房前，围绕着一台收音机。

四周安静极了，战士们似乎听到了自己呼吸的声音。

终于，收音机里传来期待已久的声音——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”随之而来的，是身边战友和收音机里传来的长久欢呼声。

那一刻，这群人民子弟兵，该是怎样的激动？这支部队一路浴血奋战，不正是为了这一刻！

白玉伦至今记得，脱下军装那天，自己是多么不舍。

放下武器，拿起农具，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更是对这支部队意志的考

试。让拿枪炮的手端起“坎土曼”，考验的不是他们纵横沙场、前赴后继的热血，而是旷日持久战风斗沙的坚韧。

资料显示，和张富清一起参加永丰战役的战友中，90多名官兵选择留在新疆，屯垦戍边。

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和脚下这块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后，又彻底把自己交给了这片土地，永远留在了新疆。

留在这片土地上的，还有他们的老旅长王震。1993年，王震将军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。根据将军的遗愿，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天山上，和他的士兵们一起，继续为新疆各族人民站岗……

一个城镇的名字，映照着一支部队的梦想

下班时间，全镇响起了广播，和军营的号声一样准时。

军号就是命令，军令高于一切。这座军人建立的城镇，按时作息的制度一直都在。

坐在门口打盹儿的老人们，享受着小镇的宁静与繁荣。大生产运动的军号，人拉犁的号子声，地窝窝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声，还有胜利渠水哗哗流淌声，拖拉机的轰鸣声……不知多少次回响在老人们的记忆中。

白玉伦老人还珍藏着一枚“在新疆连续工作三十年纪念章”。

如今，他的4个儿子也全部留在了新疆，成为兵团人，一边担负民兵的使命，一边生产建设。

当年，白玉伦和他的战友被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一团，驻地在一块叫作“沙井子”的荒原。

那注定是一场艰苦与辉煌并存的持久战斗。

他们在烈日下开荒，一遍又一遍地弯腰，手中的“坎土曼”一次次翻开板结的土地，脚下的盐碱地一寸寸地松软起来。

这期间，白玉伦开荒种过水稻，上山放羊，半夜喂过马，沙漠里牵过骆驼，“觉叫干啥，就干啥，是没有条件的”。

一座座农场，一个个城镇，就这样从

他们手中一点点创造出来。

到了丰收时节，沙井子地区成片金色的水稻和银色的棉花，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

粮如金，棉如银，金银两色布满川。这美好的场景曾是这支部队的梦想。如今，这个梦想已经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现实。

35年前，沙井子改名金银川。6年前，金银川正式设镇。拓荒者的理想照进了现实。

从高空俯瞰，金银川垦区广袤的农田，犹如一只巨大的风筝，铁路、高速和国道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呈“川”字南北排列，为这座新兴的城镇不断注入新鲜血液。

这支部队在金银川的奋斗史还改写了人们对沙漠的看法：不是有了绿洲才有人才，而是有了人才才有绿洲。

荒原的进化和升华，是因为拓荒者将汗水和希望注入。

6月下旬，正是南疆的枣树快速生长的时候。不用走到地头，就能闻到浓郁的枣花香气。

沿着笔直的望不到尽头的田垄，白玉伦的大儿子白苏利正忙着为每一棵枣树的细枝掐尖。

站在地头，记者对脚下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，有了更丰厚的认识。

兵团的第二代人接过父辈肩上的担子，在他们开垦出的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。那些隐藏在土地深处的不为人知的奋斗密码，就是在这种传统的方式一代代传承。

“再过几个月，这47亩枣树都挂上红红的大枣，那才喜人哩！”白苏利知道，再过几个月，这些品质上乘的大枣，将会装进印着“359旅牌”的包装袋，通过现代物流网络销往各地。

白玉伦家至今保留着一个传统——每年除夕这晚，春节联欢晚会看到一半，白家的家庭会议就要开始。

在这个十几个人组成的大家庭里，有5名党员。老人逐一点评晚辈每个人一年的收获与下一步努力方向之后，还会让每个人都给他也提建议和意见。

白玉伦说，他当新兵时，班里就这样开会。他转业到兵团后，连队也是这样开会。